

南海出版公司

44.572

海口女人

崽崽 著

海南作家丛书
女青四

海口女人

惠惠 著

期 表

26 号 还 期

44.572

ZZ

琼新登字 01 号



海口女人

作者	崽 崽
责任编辑	张 桐 张建军
装帧设计	杨 林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照排	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
印刷	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787×960/32 开
印张	12.125
字数	200 千字
版次	1994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	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3500 册
书号	ISBN 7-5442-0058-2/G · 15
定价	8.90 元

(版权所有·盗印必究)

序

冯秀枚

在那个寒冷的傍晚，你讲给我一个凄凉得愁肠寸断的故事。在温饱安宁的今日，它那份沉重依然令我难以拂去。后来，每想起故事中的许多细节，傍晚的那丝寒意仿佛又袭上心来。

你曾经艰难。这是千家万户在那个年代无法幸免的遭遇。只是你的不幸异乎寻常，令人意外而震惊。近乎小说所写，于襁褓中你便陪伴父母面对敌人的铁窗，然而烈士的尸骨未寒，胜利的旗帜刚刚飘扬，你却变成了“反属”、“黑五类”。历史的倒错把你推进了漫长而黑暗的通道，30年后方见天日。这30年，你遍历了何等苦难，那是常人所不能言喻的！

可幸的是苦难没使你沦落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它融汇于你的七尺身躯，淀积为你人格的一种力量，使你直面严酷的现实时——无论压迫或诱惑，都能自重自爱，不失人的尊严。

你本可以在享有权利的今日报复生活，夺回你童年青年时代所失去的。其实你已被推上了那个舞台，可是你不善于在喧嚣中驰骋，或你不屑于这种

选择，辗转多年，你依然回来安守文学这块当今分外寂寞的瘠土地。因为你已习惯于寂寞，过去的穷愁自然只有寂寞作伴，那段不可忘却的知青岁月，是一首寂寞的歌。凑巧的是，当那一纸红头文件把你从大山里召回来的时候，命运摊派给你的，又是一份独守机房的活，抽水机的轰鸣与孤寂交织的日子并不好打发，于是你写出了第一批小说。从此你为自己网开了一面别有兴味的世界。在这世界里你发现自己发现人生新的乐趣。于是你执著起来。

你执著于淡泊中。你不奢望什么桂冠，只求生命得以寄托，只想把淤积的心绪流泄笔端。你正如愿以偿。

“文学的根底是人生的艰难。”而艰难是人生的本色。你自幼便在这体验中。你正以它作为小说的命题，一篇又一篇地描绘人生艰难的种种。但是你并不把悲哀与痛苦直接涂抹在作品上，而是让不幸潜行于戏笑中。在你以幽默与诙谐给小说增添声色，使黯淡的背景呈现生气的背后，都是辛酸与苦楚，沮丧与失望。

你的积累使你拥有丰富的生活细节。你的小说是无数细节的连缀，没有过程的铺陈，没有空泛的议论。它们裹挟着浓郁的色彩，把读者带入独有的天地。

你善以仰视的角度从底层透视生活。你的笔下没有达官贵人，富贵荣华甚至幸福与欢乐。各式中

底层人物是你作品的主体。他们卑微甚至猥琐。你对他们或同情或鞭挞，难以割舍不惜笔墨。因为你看到不能把这部分人从生活中剝去，他们是社会底座的一部分。他们缺乏教育，不尚文明，于困境中往往不能自拔而沦丧人性，恶作社会、践踏自己。他们稍有身份便会玩弄那柄可怜的权力。这些人结成一个社会网络，一个难以被居高临下者所窥见的层面。可是从这个层面却能探究造成他们的社会。

在这些小说背后是殷切的希望：文明的人们别忘了让社会与你同行。

知青小说是你早期产物，为我所偏爱。它们虽不是成功之作；却有着纯净与真情，是你10年知青生活的痕迹，是对不堪回首的回首。这段日子虽然遥远，回音却未消失。

你已不断开拓，多方试笔，有了值得欣慰的长进。在结集的今日，你依然怀揣无数苦恼。你不知道如何把小说写得空灵些，不知道如何注入生命意识，不知道如何深刻，不知道……有诸多的不知道就将有不断的明晓。勤奋会造就你。

你的实在引出我的大白话。权当序。

壬申年岁末

目 录

序.....	冯秀枚 (1)
男女之间	(1)
胶林茫茫	(11)
埋藏黄金的土地	(36)
逆 境	(47)
余 波	(64)
峡 谷	(79)
苦味的风.....	(109)
福 地.....	(135)
剥 落.....	(174)
涉世图.....	(223)
遍地黄金.....	(234)
海口女人.....	(253)
原 点.....	(275)
蹉 跎.....	(334)
后 记.....	(376)

男女之间

我倒霉，29岁才被招工回城，当个公共汽车售票员，并且跟上个女司机！她年纪跟我相仿，中等个儿，眼睛明亮，鼻子高俊，神态高贵。不过她一点也不摆师傅的架子，还背着我抹车，而别的司机是不干这活的。不久，我发现她是个漏斗，心里有的话，嘴里一定说。她甚至告诉我她曾恋爱过，后来吹了。我们谈得很投机，兴趣也一致，跑一趟车回站，我们往往不下车，坐在那儿看书，碰上好文章一定互相介绍，然后就各抒己见，有时还要争论一番。常常，她会不声不响地下车买回两根雪条或两只苹果什么的，分一件给我。我向来怕吃雪条，却从不谢绝她的；不过她给的雪条却也不怎样冰牙，我从没回报过她。一些事女人可以做，男子是行不得的，我一天比一天喜欢她。

可以看得出来，许多人对我们议论纷纷，耐不住要挤眉弄眼的是那些女司机和售票员阿姨。一天，在休息室里，那位胖得一塌糊涂的肥姨凑近我笑吟吟地低声问：“你和杨珂对上啦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我大声说。

“哼，”她扮了个鬼脸也大声说，“谁都闻到你们

那朵花香了，解放路，新华路，一路香去……”

几个女售票员嘻笑起来。我转身就走，跨上车就看见老朋友陈威站在车上。他国字脸，宽额头，风度翩翩。

“真巧，”我高兴地说，“你上哪？”

“回局，那里停车吗？”

“不停。不过我可以叫她停。”

“跟上个女的，”他打量杨珂，小声说，“从背后看，还是值钱的，有主吗？”

“听说没有。”我笑了，问，“小曼怎样了？”

“她脚丫子太大了，皮肤又粗，放宽些也只能给她75分。”他是个很挑剔的人。

“刚才那位是你的朋友吗？”在终点站休息时，杨珂问我。

“是的，还带点亲戚关系。”

“他在航运局干啥？”

“我们一起下乡，后来他被推荐上大学，现在是局里电台技术员。不错？当然。只是我倒霉，看这票袋，”我沮丧地把袋子举起来，“四分六分，真像个乞丐，好在我有了对象。”我问她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吗？”她说，“在产院里哩。”

“你听到她们交头接耳些什么吗？”

“你别听她们！”她愤激地大声说，“我就是我，我一向不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她们的爱情最简单了，男加女即是！”她也许是觉得自己有点失态，转而轻声感慨地说，“我妈在学校里教图画，她爱写诗，曾在

好几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。在她和我爸都成了黑帮时，他们还顶着光头相对而坐，吟诗作对，我很羡慕他们……”

“是吗？我也喜欢写诗……”

“哦，”她高兴了，“给我看看。”

不久，轮到我上人防指挥部当“穿山甲”，这使我很高兴。在闷热潮湿的地洞里我却很想念杨珂。每逢放假回公司，我一定到宿舍找她。她看到我，满脸笑容，出房门把我迎进去。当我第三次找她时，她更高兴了，春风满面，容光焕发。

“我今早见到你那位朋友了。”她第一句话就说，“他约我到他家去玩，说叫你带去。”

这就是她满脸春风，容光焕发的原因。

“现在就去！”真是意想不到，我兴奋极了。如果他们相爱，对于我来说，总有些亲上加亲的味道。

“好吗？”她犹豫地看着我。

我不好勉强她，坐了一会便告辞，飞快跑到陈威家。

“来，来，”陈威站在一个刚造好的大立柜面前，一见我连声叫道，“你看柜门拉手装高5公分怎样？”

“一样。”

“大不一样。你看，现在虽然装在中线上，但在视平线下，感觉上就低了。”

“你真是不耻下问。”我耸耸肩膀说，“你今天怎样跟杨珂碰上了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”他叫道，把手上的螺丝刀一丢，

在我身边坐下，“她说了吗？”

“她好像很高兴。”

“你不带她来？”

“要是你，来吗？”

“也是，”他说，“主动意味着被削价，女子统统是恋爱的天才，这只老猫！”

“别冤枉她，”我反驳道，“她是个小囡囡，从不忸怩作态。我们一起去洗手，她可以搓我的手，把自己手上的去污粉过到我手上来……”

“她四周的人都很有福气啦？”

“绝对不，”我成了个推销员，“她爱看书，从不嘻嘻哈哈，保证绝不庸俗……”

“这个参谋长你当啦！”

“两面间谍。”我笑了，给他的第一个情报是后天晚上我带杨珂来这里。

我捏着一根红绳，肩负朋友人生道路上的重大使命，这一夜睡得很不安稳。

“他和你很好吗？”到陈威家路上，杨珂显得有点心神不宁。

“无所不谈。”我拿红绳捆她的脚。

“你们的情趣很一致？”

“我们常常争论。不过我这个人很难交朋友，包你在内，称得上朋友的不过四五个。”

“你可以称孤家寡人了。”她笑道。

到了。大家寒暄过后，杨珂在沙发上坐下，打量了一下房间，开口道：“这个柜不应放在这里，那

边最好……”

“英雄所见略同，”陈威笑道，“我是放在这边准备油漆。”

“漆荔枝核色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全市的新娘房都是这种颜色。”杨珂笑了，“第三个把姑娘比做鲜花的是猪才，用不着去学人家……”

“杨司机的美学思想真不俗，”陈威哈哈大笑，“我漆成乳黄色。我不会追时髦，追时髦就是庸俗……”

“最不能叫人忍受的就是庸俗，”杨珂接口道，“不少人的婚事是从头俗到尾。就说摆酒席，想的是争体面，其实谁不知道那点钱是愁眉苦脸从嘴里挖出来的呢？酒席一散，客人刚走，疲倦不堪的小夫妇就在这良辰美景撕开红包，抖出沾满各种细菌的钞票，数了又算……”

我知道陈威是主张结婚摆酒的；想不到第一次见面她竟如此表演，不但刻薄，而且放肆，我心里暗暗着急，打断她道，“你说，应该怎样表示庆祝呢？”

“像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一样，给应知道的人发通知。”

“我记起来了，”我说，“好像——我俩恋爱成熟……”

“俗，”杨珂叫道，“应该这样，我俩自愿结为夫妻，于某年某月某日同居。望各位周知。敬礼。接

下写姓名，比如：杨珂、陈威。最后是发通知的日期……”

我望着陈威，一会儿我们两个突然哈哈大笑，“杨珂，”我说，“今晚我才算了解你了……”她纳闷地看着我们，也许，她真的不明白我们笑什么。

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整个晚上陈威都很兴奋，那神情就像骑手在山野发现了俊美的野马。是的，一个姑娘，无论她丰满还是纤细，高贵还是朴实，缄默还是活泼，只要她不俗，她就具有勾人心魂的神韵。杨珂就具有这神韵。我想，我这根拐棍该是绊脚石了，于是我提前告辞。走前我告诉他们，我在创造条件，想正式调到人防指挥部去。

地道的供电线路出了故障，指挥部向外单位借用的电工查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。领导们正头痛，我毛遂自荐，打个电话给陈威，不一会儿他赶来，用不到一小时，我们把故障排除了。

“杨珂怎样？”我扣上工具包，问道。

“我们到江边去坐了几次，皎洁的月亮，细软的黄沙，汨汨的江水，细长的情影，说不出的诗情画意……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你是学她的舌吧，我还没发现你有诗才呢！”

“她，诗才？不，骑士，她简直扑上来了……”

“我说过她是一团火嘛……”

“问题正在这里！”

我愕然，望着他，半晌才说：“别再吹毛求疵了……”

“我们应该对生活负责，”他说，“坐下，我们分析一下。”我们在地道口坐下，他犹疑道：“她从前参加过好几个宣传队，大跳其舞，忽而小常宝，忽而沙奶奶；体委开运动会，总要请她去当播音员，公安局举行交通安全月活动，她坐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。如此风流人物为何熬到这28岁，现在才这么火辣辣的……”

“你怕她走私个小宝贝到你家吗？！”我打断他。

“别开玩笑！你帮我打听打听她这方面的历史。”

“可以，今晚就可以打探清楚。不过老实说，你追她什么东西呢？”

“这不是很明白的吗，因为她是个女的，长得也还可以。”他说得很坦然。

第二天上午我给陈威打了个电话：她曾和电子元件厂的一个技术员恋爱，1977年那人出国了。

“就这样吗？”

“他们说——但，并不一定能信——他们说她送他到机场，临登机两人抱头大哭……”

“抱头大哭！”耳机里大叫一声。

“也没什么嘛，你也谈过几个了！”

“我可从来没和谁抱头大哭，特别是在机场、码头诸如此类地方……”

“后来，那位老兄到国外就说不干了……”

“他老兄早干了！你想想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抱成一团，多么狂热。人最可怕的是感情……”

我再没气力去听他的直言三段论，放下耳机，走向地道。晚上，我得了重感冒，一连几天躺在床上，头脑发胀，思想飘忽，想得又广又远。我对比了爱情与占有，分析了纯洁与激情；忽而又记起了妄图称霸世界的拿破仑，他第一个妻子约瑟芬竟然曾经是一位将军的夫人；接着，我又把自己不长的一生细细回忆，检讨自己的追求，看看这些追求里，是否有那种最无意义，最无价值的东西。然而一切的思想总会回到那根细细的红绳上，它在那腐朽的意识里沤烂了吧？

过了几天，病好些了，夜里我到江边去，沿着灯火暗淡的江边石栏踟蹰。

“小勤！”杨珂的声音！

我转过头，昏暗里，她一人坐在一张石凳上。

“陈威呢？”我因不期而遇而高兴。

“我们吹了！”她声音有点沙哑，轻轻地拍着石凳说，“来吧，这里坐。”

我在她身边坐下，一阵难堪的沉默。

“今天我休息，”她突然开口道，“下午我到他家去，他对我说，他很痛苦，他妈嫌我——年纪——”她哽住了！

“懦弱而又忍心！”我心里叫了一句把头垂下。

“我，我自视频高，万想不到这么一个结局！”她又说道，“更料不到的是我竟当他的面眼泪簌簌而

下。不过这都是我自己的事，更难堪的是我昨晚告诉了我妈，答应今晚带他回家去……”

“你一直没回家！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我怎么跟妈妈说呢？全是我错，我以相貌取人。那天在航运局停车，他向你说再见，又向我点点头，态度多么温文超脱……”她又流泪了，但她不垂头也不掩脸，咬着嘴唇望着湖心。

我后悔极了，说：“我很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别这样说！”她双手抓住我的手，“你是为了朋友们好。”

我有许多话，但一句也说不出。默坐了一会儿。我劝她回去，她站起来，我送她一段。最后我告诉她，我已正式调到人防指挥部了。

“那里经常塌方，你要注意安全。”她说。我点点头。她又说：“你有空到我家去玩，答应吗？博爱路137号。”

“我一定去，1、3、7号。”我情不自禁握住她的手，说，“你想开些！”

她不应我，转身消失在夜色里。

没几天，我的对象从乡下回城了。为了我们的小家，我有干不完的工作：木工、泥工、油漆工，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；到外地探望一次岳母算是旅行结婚，回来后赶着上班……小娃娃奇迹般来到我们之间。多捣蛋的小生命！常常放下她不肯安睡，非要把她抱在怀里不可。我们轮流抱着她，像揣着冲

锋枪的巡逻兵，通宵达旦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只有当了爸妈的人才知道生活有多劳累。我把应诺杨珂的事忘了。有时在街上走，会有一辆公共汽车从身后徐徐滑来，杨珂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博爱路，137号，1——3——7号！”我想起她，又抽不出空——终于我得到了解放——妻子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。一有空，我雄心勃勃，又开始写诗了。

一天有事乘公共汽车，碰上了肥姨。她告诉我，杨珂恋爱“恋”病了。她不知道那男子是干什么的，只听说那男的对杨珂不很好，时冷时热的。

“他很帅吗”？我问。

“帅什么！你师傅不过是席短曲脚……”

“她为何席短？”

“为何？远的不说，你当她助手时她就跟过一个航运局的……”

“这样就要曲脚？”

“问你自己好了，你就跟她到江边坐过，你们男子个个不是好东西！”肥姨神气活现，满脸鄙夷，手指戳到我鼻尖上来。

全车乘客转头看我，我不敢说话了。我心里很难过。想不到我竟然成了杨珂生活中的一个污点。我想起阿Q，阿Q认为女人自个在外走，一定是想勾引野男人。这虽然是遥远的事了，但现在还有人承认男女间还有着高尚的友谊，把人类丰富的感情等同于兽类的野性，这是多么可悲啊！这悲哀的事